

諸史全帙

十六

發揮

リ 8
2217
16



門リ伊8
號
卷



重訂路史發揮目次

漢書

宋 廬陵 羅 泌著

隋書

明 仁和 吳弘基訂

卷之五

論說十二篇

堯舜禹非謚辯 湯

論謚法 書 蕪 洵 謚 法

九錫霸者之盛禮

路史 卷五 目次

異禪非求為異

辯帝堯冢

明舜禹事

論舜不出黃帝

論舜不幸曰孛名

井廩安

卷之大權說

詔說

夔說

申都

重信

辯帝舜冢

各史

後軍五卷目次

二

儀帝錄

重訂路史全本

廬陵 羅必輯 仁和 吳弘基

金沙 蔣鳴玉 閱 嘉興 汪繼昌 全訂

堯舜禹非謚辯

學者必自見。不有所見。而唯一隅以求經。天下之通
 患也。堯益棄契皆名也。而夷棄獨以官稱。稷棄虞伯
 后稷司徒皆官也。而契伯益何為以名著耶。古之人
 要不為是拘也。名分之際。要不不可亂。非此則唯取其
辭之順而已。書曰。咨伯。謂宗伯也。即

路史

卷之五

秩宗爾伯爵也亦非予述路史既推堯舜禹之為名

矣復以故勳重華文命為之名學者疑焉謂故勳重

華文命昔之人或以為名而堯及舜禹在昔俱以為

謚鮮有以為名者曰否皆名也謚不出於古書傳雖

云謚出黃帝然實出於周公何以言之予觀夏商帝

王皆非謚法知之也夏世帝王猶以名紀至商始以

外丙沃丁大庚小甲皆別有名世不知也世本云湯

名天乙安矣唯湯名履而又曰舉世不知也說張晏

顏師古等以為禹湯皆字亦非持商國中一邑名爾

故潛大論商後有湯戶今相之湯陰古北陰之也音

秦伐湯是也曰成死謚周道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故始皇之制曰朕聞太古有號無謚中古有號死而

以行為謚是以秦秀謂昔周公吊二季之陵遇哀大

道之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終非古有之而穀梁子

亦曰武王崩周公制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

所以懲惡而觀善也世有謚法輒悉文致堯舜禹湯

桀紂之類而靡入之蓋始於白虎群儒斯最荒唐者

也夫克舜禹之為名固自章也堯曰咨汝舜舜曰咨

咨

陳明卿曰
此亦作史
大本領亦
開讀尚書
一按在矣

法禹。汝棄汝契。是果名也。若以為謚。則棄契。禹益。夔龍。一皆為謚。而後可有。鯀在下。曰禹舜。是豈鯀而在下。已有謚乎。彼則又曰。此後世之追志。斯亦固矣。夫書之於名。分法最嚴密。世莫稽也。方舜未嗣。每書以舜。蓋未始一稱帝。逮其既立。則唯書帝。而弗復書以舜。此則上古記史之法。如是。抑豈先謚而後帝乎。按

典未受禪命。則唯稱舜。其稱帝者。皆堯也。及文祖之後。始稱以帝。唯首卷四岳一稱舜。蓋方求代之初。所以別于堯爾。且舜典所稱帝。皆為堯。三謚所稱帝。皆為舜。亦宜審取。

章昭辨釋
名曰古者
諸侯薨。則
天子論行
以賜謚。唯
王者無上

曰吾所賢者堯舜。堯而舜名。是古未嘗以為謚也。然則其說謬於漢儒可知矣。雖然。堯舜禹之為名。其受命於尊者。而放勳重華之與文命。則其號謂之名。人之所以名之者也。放勳者極功也。推而放之。無所至極者也。重華者總明也。紹堯之後。唯有光華。而文命則特文德之命。若贊舜之格苗者是也。孟子曰。放勳乃徂落。放勳曰。勞之來之。屈原曰。嗟重華之不可遷。就重華而陳辭。而書中候亦曰。文命德盛。俊人在官。

故于南郊稱天以謚之。嘗春秋時，周室平微，且謚其父，故諸集之謚多不實。

而朱草生夫攷古之迹必於古之無意於言者推之。屈孟之書此無意之言。而又出於秦漢之前者也。然則史記大戴世本不為無所本矣。王肅後陋其家語全取大戴禮五帝德唯去其放勳重華文命。與赤帝為炎帝之語。且易其秋乘龍與教熊羆為猛獸之說。特未達厥指爾。說說者又曰放勳重華第言其德。乃若文命而以爲之號名。則敷於四海者爲何事邪。以類言之。則允迪當爲臯陶之號。而下文亦不相侔。斯又繆矣。夫禹臯兩謨。其文正異。其云大禹謨曰者。此叙書者之曰也。云

陶石簣曰。心口了然。方能作是。清利之語。

若稽古大禹曰。文命者。此史官之曰。而祗承於古者。乃禹言也。蓋所謂敷於四海者。敷土也。禹既敷土。而後敬承於帝而言之也。是故禹謨首三曰。而用各異。臯謨則不然。其云臯陶曰。允迪厥德者。是直臯陶之言爾。故禹復之曰。兪斯可括矣。唯協於帝者。舜之德。而敷於四海者。禹之德也。猶曰其名如是。其德亦如是。若劉寬之寬。班固之固。申屠剛之能剛。謝安之能安。皆名象其德也。若以是爲不作。則重華之下

尤不侔矣。正不可若是其拘也。舜禹帝者，故世有號以尊其名。阜陶人臣

自不應有。茲益可知。大抵陋儒敢干為妄。章句之學雖不可泥。然亦有不可後。夫經指之久晦。正以章句之不明也。鄭少梅云。故勳重華。文命。史官以此稱堯舜禹之功德。後世因史有是稱。遂以為之。號如子貢稱孔子。天縱將聖。後世因謂孔子為將聖。然允迪不可為阜陶之號。故不可以為稱。程子云。放勳猶言仲尼。或曰。或曰。孟子為信。則謀蓋都君。皇父謚既以爲舜之字矣。奚為廢之。則又非也。楊雄韓愈李翱既有辨。蓋都鄙之君云爾。一徙成市。再徙成都。之有君自昔然也。雄射云都鄙之都。愈云張抑又論之名以

制義。以義則堯遜也。舜運也。禹舉也。名有五。以德命

為義。斯之謂矣。堯遜也。本只作堯。以三七。後下加凡云壘土而高。非也。舜轉也。變也。從中

中。良。拊。轉。之。意。後。加。太。奕。字。赫。威。貌。故。葛。華。蔓。繁。蔚。推。華。翻。反。皆。有。舜。名。禹。舉。也。以。究。九。禹。象。也。外。柔。而

強。禹。禹。同。意。若。夔。龍。類。古。人。名。多。有。此。廣。雅。云。堯。曉。也。鄭。禮。記。云。舜。克。也。玉。篇。云。禹。舒。也。是。亦。一。義。翼。善

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受。禪。成。功。曰。禹。後。世。影。意。之。論。各。詳。紀。注。嗟。乎。堯。舜。禹。之。名。

一無所隱。而人之所以言之亦唯如此而已。後世從

文制為號謚。緣天以誅之曰文曰武。斯已矣。至唐天

皇。事不師古。於是始取祖宗號謚而悉變之。天寶之

五經通義
曰謚之言

各史

卷五

五

列其所行
身雖死名
常存故謂
謚也

後。加增重複。遂至繁不可紀。是則以為過三聖邪。夫
祖宗之功德。果足以超世歟。則唯曰。放勳曰。重華曰。
二言已足矣。苟無其實。是厚誣之。而誘後世之訛毀
也。故孝子仁孫之欲顯其親。則莫若使名副其實。曷
聞以號謚繁多之為貴哉。莊生曰。夫海不辭東流。大
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
故。生無爵。沒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予以
是益知堯舜禹之非謚。而後之學士。指言堯舜禹者。

其為不遜昧去就甚矣。

景德元年。命知制誥李宗諤等詳定正辭錄。自今。祝
板先代帝王有言。商王湯之類。今正辭錄堯舜並
稱陶唐氏。有虞氏。其禹湯並稱夏王。商王之類。斯
為得體。

論謚法 書蕪甸謚法

古之法行於今者唯謚行。然二千餘季而靡有定法。大戴氏曰。昔周公旦。太公望。相嗣王以制謚法。周書之說亦然。故今周書有謚法一篇。頗爲簡要。至杜預取而納之釋例。而世遂重出之。謂春秋謚法。蓋不知也。異時有廣謚者。沈約賀琛皆嘗本之。約又撰著謚例。事頗該備。而琛之書特少去取。且復強爲君臣婦女之別。亦無取焉。太宗皇帝。爰命扈蒙。裁著新書。然

而亦莫究明。夫平興國八年八月詔增周公謚法五十五字。美謚七十一字。為百字。平謚七字。為二十惡謚。十七字。為三十。仍令翰林學士承旨。扈蒙。中書舍人。王祐。同詳定。蒙等奏廣增五十五字。皆可用。沈約。賀琛。蘇洵。於是究定古今。斷以書傳。刊續廣謚。請廢不行。其重複以為法。雖其或得或違。時亦有合聖人之意。唯其必欲以堯舜禹湯等入謚。而謂其法起於三皇五帝之時。則大謬矣。夫謚者。原其號者也。其不出於周公之前。予嘗論之。彼號近古而好牽合者。無過漢儒。而漢儒亦自謂堯舜禹湯不入謚法。則其說可概。

孫月峯曰。取次于支。亦猶今小字爾。郊特牲。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見矣。且在周書初無堯舜禹湯桀紂之文。至預而後增之以湯。益無所據。商之太宗中宗高宗本非謚法。特以其一時功行推而崇之爾。乃若甲丙庚壬乙辛丁癸。何繇而為謚哉。若古論謚為法最簡。故賈山云。古聖作謚。不過三四十世。而蔡邕之書。纔四十六。然猶不見世本大戴之所載者。洵乃以為二書邕無不見。見則無不載矣。周書之篇。乃周公之法。而春秋之謚。乃出於此。今洵反謂周公者為最繁雜。而春秋者

楊升菴曰
婦人皆從
夫謚而穆
姜乃時謚
規其致女
論詩之言
蓋亦才智
之招婦也
又姜亦特
之。

為簡而不亂。又謂周書謚法以鄙野而不傳。則知三
書洵亦未嘗見也。按洵書云。匹夫之有謚。始東漢之
隱者。婦人之有謚。始景王之穆后。夫婦人之典。周三
母其著者也。而穆王之盛姬。亦有哀淋人之謚。見於
穆天子傳。匹夫之典。夷齊其著者也。而齊之黔婁。已
謚曰康。見於高士傳。二者其來久矣。比楊侃為職林
書。謂公主之有謚。自唐之唐安始。乃不知世主之平
陽昭文公主。與齊高帝之女。義興憲公主。謚也。邕之

言漢母無謚。至明帝始建光烈之稱。於是請正和熹
之號。而乃不知元帝之母。許恭忠。而高帝之母。媼。已
有昭靈之號。又何邪。五年二月甲午日。昭靈夫人五
月辛未日。昭靈后見之後。書紀論。豈不改鬼而獨於
和熹以為當然。豈禮也哉。婦人無外行者也。是故生
也。姓配其國。沒也。謚從其夫。明有屬也。秦嬴。鄧曼。陳
媯。燕姑。以姓配國者也。秦穆姬。宋共姬。魯文嬴。與夫
共宣莊之三姜。此以謚從其夫者也。唯死先夫則異

各史

發傳卷之五

九

陳卧子曰
得夫一時
榮辱千載
森乎其可
畏也

其謚。景之穆后。桓之文姜。莊之哀姜之類是也。後死而殊謚。抑何典邪。今不知攷而更請正。和熹光烈之稱。豈先王之典哉。嗟夫。禮不下庶人。而謚者非下之所造也。顏閔至德。不聞有謚。而蔡暉子穆。輒正加以貞宣。及穉之死。邕復以文忠被之。穆則廢典。邕亦不知禮邪。其貽譏於荀爽。而見誦於張璠也。宜矣。抑嘗言之。謚者正先王之所謂名教也。然古之謚為名教。而後世之謚也。為辱典。東漢沙車以蠻夷而膺茂典。

此何為邪。然則邕之違禮。豈唯邕之罪哉。德又不衰。其流及於藝術與緇黃矣。名器之失。孰甚於此。顧不謂辱典耶。

國朝四祖暨太祖太宗六后俱同廟謚。獨章聖三后節惠日蒞。呂公綽以為非。謂古者婦人無謚。漢晉以來。后謚多因於帝。今以謚典不合。乞追三前失從之非也。三母遠矣。魯惠繼室以聲子。聲子謚也。豈唯後世哉。

按史記謚法解。唯周公旦、太公望、開嗣三業。建功於牧野。終將塗。乃制謚。遂叙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禮記坊表記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取名之浮於行也。○按惡謚如賈充謚荒公。昏亂紀度。曰荒也。許敬宗謚繆。名與實爽。曰繆也。

蘓老泉曰。婦人有謚。自周景王之穆后始。匹夫有謚。自東海漢隱者始。宦官有謚。自東海之孫程始。蠻夷有謚。自沙車始。然黔婁之謚。即匹夫之謚也。不始於東漢矣。

九錫備物霸者之盛禮 臣贊

大宗伯以九命正邦國之位。九命者一受職。再受服。

三受位。四受器。五賜則。六賜官。七賜國。八作牧。而九

作伯也。王制制三公。一命衮。有則賜夫三公。八命

書錫命者三。此侯伯之命。公羊以為加衮服者非左

氏說為命珪。使執以朝。晉羊玄云。珪者諸侯朝覲所

執。成公八年乃錫。則三季如晉何。執哉。是知命者策

書教令也。然覲禮諸侯奉策服加命書其上。而文侯

之命亦有。爾非專教令也。故子思子曰。王季以九

命作伯。而文王因之。記有九錫。蓋九命之外。有加賜

者。或以為九命者非也。鄭司農許異義以九命與九

不及車馬而九錫有車馬遂以為三命受位則賜車

馬不知九錫車馬牧伯有功始賜宗伯八命作牧注

侯伯德者如命得專征傳晉文侯受賜皆九命之外故康成知與九錫不同

在春秋說以

車馬壯大輅一元衣服裼副之樂器軒乘朱戶形其納

階。納八也。鑿堂對虎賁。三百夫虎賁三十可也。云三

百者蓋因牧誓有此文識之。陞八為小階。各一弓。矢。旅弓十。矢。千。鉅。璽。一。直。圭。為之九錫。後

世不能改。張華記同亦見禮含文嘉禮外傳以朱戶

四朱戶第六弓矢第七。鈇鉞第八。穀梁傳亦

以七弓矢八鈇鉞非是皆後世遷就之說。若昔先

王以德詔爵以功制祿其功大者其祿厚其德盛者

其禮豐叔旦有夾輔之勳師望有鷹揚之烈是故竝

啓土宇并受備物宣王中興召虎是資是故釐以王

璜告於文人皆所以表元勳異賢極也彤弓之詩天

子之所以錫有功諸侯者也平王有犬戎之難文侯

是保是以有弓矢鉅璽圭璜之錫爰及襄王楚人不

供而文公是賴是以有輅服虎賁弓矢鉅璽之錫出

於曠典俱匪常秩暨漢武帝詔議不舉者罪議者乃

謂古者諸侯貢土。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而應氏遂以九錫天子制度尊之。故事錫子。但數少爾。臣瓚乃云九錫備物。霸者之盛禮。齊桓晉文。且不能備。今三進賢而輒授之。此殆不然。當只受進賢之一錫。爾殆竊求之議者之說。蓋出於虞夏傳。其為說曰。有功天子一賜車服。弓矢。丹賜秬鬯。三賜虎賁百人。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賊其宗者。弗請於天子。征之而歸其

地於天子可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教。三不適謂之誣。誣則黜之。一點少以爵。再黜少以地。三黜而爵地畢。此之是矣。禮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則資。聖于天子。未賜弓矢。則不得專征。未賜鈇鉞。則不敢專。曾大傳云。諸侯賜以車服。弓矢者。得以祭。不屬于得專征。以兵屬於得專征之國。不得專。然則後祭。比晉文公所以執衛侯。則歸之京師也。平王錫錫也者。賜也。上公九命。數已崇極。勲業更茂。茂以加矣。是故制之衰。錫以寵。綏之車馬。以代其勞。衣服以

各史
發
軍
基
之
五
十
四

章其德樂器以頤其神紉陞以節其陞虎賁以衛其
軀宋戶以表其居缺鉞以重其威引矢以資其權圭
瓚以廣其孝益有之矣其數比之九命所尊有功
宗有德也宗均含合文嘉注
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步言成文
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周旋可觀動作有
禮賜之納陛以佚其體長于戒訓內懷至仁賜之樂
則以化其民居處脩理閭房不燥賜之朱戶以明其
別勇猛勁疾執強賜之虎賁以脩非常抗揚威
武志在宿衛賜以缺鉞使得專器內懷仁德執義不
傾賜以弓矢使得專親睦九族慈孝父母賜以柎
鬯以祀先祖其義蓋有倫矣然書傳亦自有異禮外
傳云車馬以遠遠代勞衣服以飾體象德樂器以禦
情朱戶以表飾納陛以升降缺鉞以飾威虎賁以禦

衛子夫以征伐和譽以享宗廟然事於經無有明文厥自後世顧亦
多有受其典者而大率非家事是以劉頌榎趙倫之
事云漢之錫魏與夫魏之錫晉俱非可以通行周勃
誅諸呂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宣帝悉無是舉
亂舊典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也九錫之議竊謂無所
施之文若固惜於曹操安石秘依於桓溫是皆深達
國體者也通典一衣服二朱戶三納陛四輿馬五樂
則六武賁之士七缺鉞八弓矢九柎鬯此
本之公羊說非也又云八國不過於九次
國七小國五尤非也羊說一加服餘同
各史

之議當矣。世莫知其誰氏。蓋薛瓚云。崇文書曰。及漢

為誰氏。或云于瓚。史記索隱以為傳瓚。皆非。乃薛瓚也。瓚有集江漢書。極博通云。

按潘最冊魏公九錫文。以君經緯禮律為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勸分務。本畜民。昏作粟帛。滯積大業。唯興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智。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八佾之舞。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遠人。回面華

夏充實。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研其明。據惡帝所。難官才任。隆羣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國之均。正色處中。緘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犯關干紀。莫不誅殛。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龍轅虛禼。有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茲方十。茲矢千。君以溫恭為生。孝友為德。明允篤誠。感乎朕思。是用錫君鉉。一。首珪。瓚副焉。

聖人之事。一不幸而庸儒以為美談。重不幸而姦人
 舉以藉口。堯為天下七十載。其明於憂患世故。可謂
 悉矣。見丹朱之不肖。不可以為天下。於是謀賢而異
 之。異於四岳。四岳不受。然後明明揚側。始得舜而庇
 位焉。舜之來也。堯蓋不勝其喜也。嬪以二女。賓於四
 門。寘之百揆。納於大麓。凡可以試其更變而應世者。
 索為之矣。方是時。堯非固難之也。天下重器。授之不

巽禪非求為異

聖人之事。一不幸而庸儒以為美談。重不幸而姦人
 舉以藉口。堯為天下七十載。其明於憂患世故。可謂
 悉矣。見丹朱之不肖。不可以為天下。於是謀賢而異
 之。異於四岳。四岳不受。然後明明揚側。始得舜而庇
 位焉。舜之來也。堯蓋不勝其喜也。嬪以二女。賓於四
 門。寘之百揆。納於大麓。凡可以試其更變而應世者。
 索為之矣。方是時。堯非固難之也。天下重器。授之不

諸理齋曰
後人視天
下重而受
之有利心
授之有於
志。古人不
然。是以得
其人而付
之。如釋輕
器而已矣。
所謂有天
下不與。

得而輕也。及夫典職數載績用既成於是舉天下而
付之其付之也特不異於寄器其鄰顏色不變又非
其易之也。得其人則不得而不授也。管之試今之授
皆堯之所不得已也。夫以四岳之賢付之以天下皆
能以朝諸侯而不斷以予之以四岳之親首膺異命。
皆可以承重器而亦斷不自受乃皆屬之四海在下
之一窮人然則重華之登舉而付之堯何心於其間
哉。器訟嫚游天方廢之堯顧能違之乎。特亦不過行

大傳謂帝
入唐郊以
丹朱為尸
者也。祖顓

所無事在賢予賢在子予。予唯天所命而已矣。夫天
之所予豈偶然哉。必有其德見於天下者也。天之所
廢亦豈偶然哉。必有其罪見於天下者也是故君堯
而世子生且猶不廢以世子為不得罪於天下也。不
可予而予與可予而不予俱廢命也。黃帝而來皆予
其子而武王不以予周公。然則堯舜豈求為異也邪。
借使朱足以授天下吾知其不以授之舜使其時而
不得舜吾亦知其必不授朱也。舜之授禹亦若是而

項報幕以
至瞽叟者
一家之私
親也。帝郊
宗堯者天
下之公義
也。然詔之
為樂正以
紹堯而得
名則祖改
米格者即
文祖神宗
之位而虞
寶在位者
也。安知非
丹朱之在

已矣。至於後世不求其故見爭傾之患作而堯舜之
道愈隆。則以為有所矯為乃諄諄以為說而詭特之
行行矣。中材之主循其名而味其致不知德之不足
事之獲已而額額行之。反道飾情以異一時之名幾
何而不亂邪。吳季札廢遺言而立王僚亂者四世。宋
宣公舍與夷而立穆公亂者三世。隱桓之昏賊之會
之失國可與監矣。是皆樂為堯舜之禪而不知其所
以禪之所致也。宋襄公將遜目夷目夷不聽。鄭穆公

居乎

將遜去疾去疾不聽。及楚昭欲遜公子間而子間亦
不之聽。後皆無亂。是三子者非貪於名而為辭也。非
惡其富而不為也。誠知一避之為重而國為輕也。使
三子者從而利之則亦頗此亂矣。蓋嘗言之。虛靜者
可以集事而無欲者唯可為君。世有得道之士能化
黃金丹砂一銖成金。一銖成白鐵。一斤得金四兩。及
耄求其人而授之。寓其神於風。監者數十載矣。其所
閱者幾千人矣。莫予叶也。一旦得無欲者。然後誓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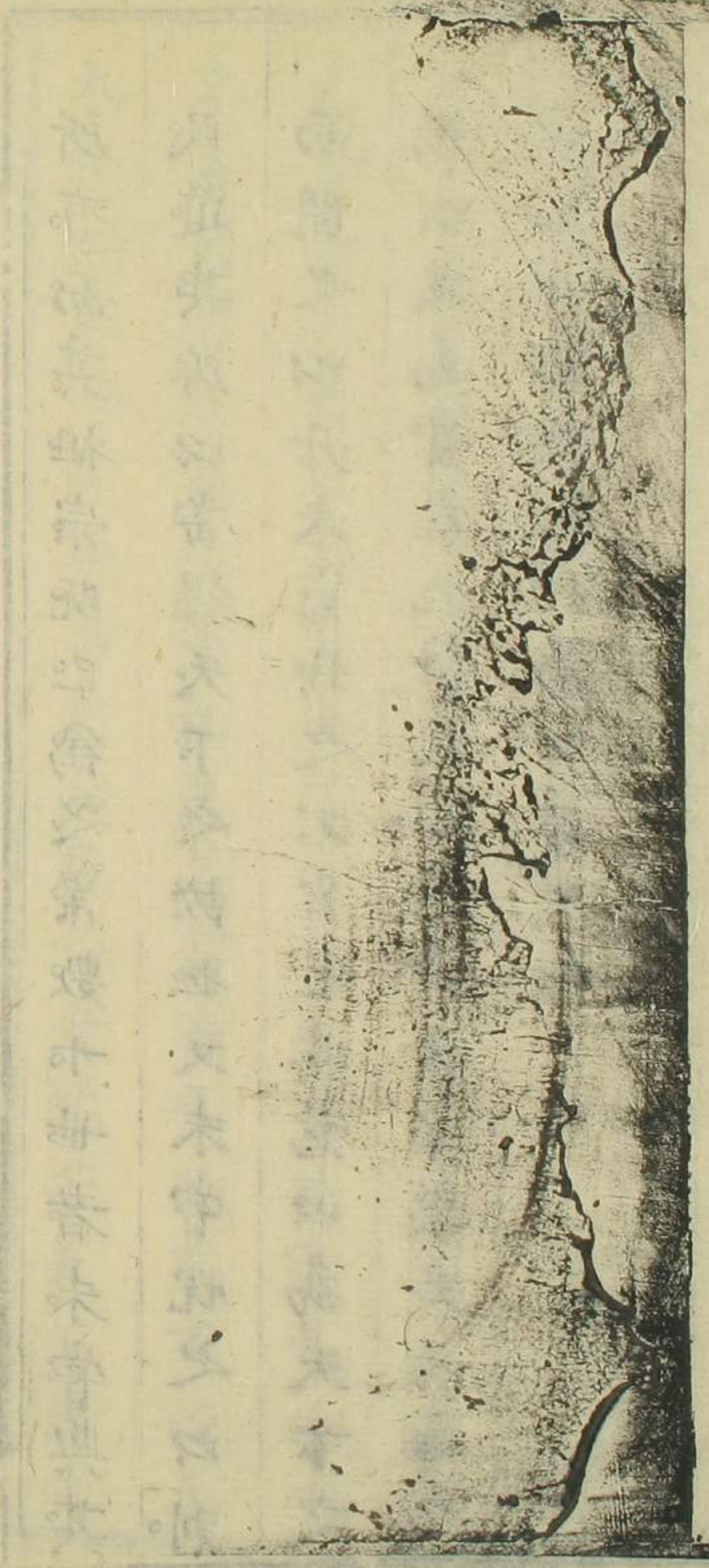
授之不得其人則寧沒而不授何也。懼其贖貨妄作而將及禍失吾知人之監也。夫以燒金之術而受之者必無欲而欲之者必不得而受則巽禪之事從可知矣。是故巽以天下非難也。得其人之爲難以天下巽非貴也。合於義之爲貴。堯舜之事豈求於巽而可爲哉。德又下哀亂臣賊子盜竊名器乃至矯飾詐僞致惡聲於聖人。曹不之攘漢也。登壇而顯言曰。堯舜之事吾知之矣。爰詆孟軻荀况以爲不通禪代之變。

而自比於媯汭。納漢二女。明勒麗石。其襲僞業姦以儉。囊天下。非唯無耻。乃有源流復以盜賊之行加之。聖人何聖人之不幸邪。嗚呼。世無聖人。使堯舜之道不尊爲此曹玷褻者。庸儒之罪也。昔姚萇固嘗令尹偉馳說符堅。求爲堯舜之事矣。堅且持之曰。姚萇叛賊。奈何擬之聖人。夫以符堅一介妄人。猶知守此顧儒名而反感之邪。或曰。若子之誨。則巽禪之事其不可行歟。曰。否。不然也。禪者聖人之事也。自非得乎聖

人則亂不止也。堯爲父舜爲子。則巽禪爲可行矣。台
嘗十復風雷之事。感世之賢君尚慕美談。多以禪而
召亂。而亂臣賊子。售其姦者。交接此以自蔽。怨世之
君子。因以禪爲德也。勉爲之道。

蘓老泉曰。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
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
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
大怪也。然而舜與禹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

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
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則。
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
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授天以禪之
譽已。以固之也。此論可謂之極。



辯帝堯冢 明舜禹事

古今之事緒無窮。而地理之差。尤為難於究竟。堯之家在濟陰成陽。堯母靈臺在南。漢章帝元和二年使奉太牢祠堯於成湯靈臺。是其處也。今皆在濮之雷澤東南。元和郡縣志堯母廟縣東南四里堯陵縣西三望堯即立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一年紀載於碑正觀十一年禁樵採春秋奠酌而王充乃云葬崇山。墨子則謂土教八秋道死南已之市。而葬蛩山之陰。蓋儀墓

爾論衡曰堯葬冀州。或云葬崇山。儀墓如漢世遠郡園陵與蒼梧舜墓之類。非實葬所。山海經云堯葬各史

王余州曰
時鈞靈字
義爾

見山之陽。鄜善長。按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言靈臺碑以為非。亦此類。及范曄志則云成陽有堯冢靈臺。而此碑云堯母葬。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又郭緣之述征記成陽城東南九里有堯陵。陵東有中山夫人祠。在城南二里。蓋堯妃也。東南六里有慶都冢。上有祠廟。而水經注言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南一里有慶都陵。於城為西南。稱曰靈臺。鄉曰崇仁。邑號脩義。其葬處明白。若

此。惡得云無言邪。然述征記在成陽東。而今之所識乃在成陽西。北四十里。穀林。則古今壇場相出入。有不同者。郭氏所記乃小成陽。小成陽在成陽西北五十里。隸於河南。有山曰成陽。穀林在其下。高誘注。呂春秋云。成陽山下。有穀林是。小成陽以山得名。乃堯葬所在。有堯之故名焉。即庸俗所謂曰堯城者。鄆城東北五里有堯城。竹書紀年。以為堯之末年。德哀。為舜所囚在是。演義曰。堯城在相之湯陰。又濮陽有偃朱城。在鄆城西北十五里。竹書謂舜既囚堯。偃塞丹朱于此。使不得見。寰宇記以載言所錄不欲去。蘓鶚為是丹朱息沐之所。非塞之。瑣語云。舜放

各史
卷之五

陳明卿曰
此述何必
即真亦學
者善附會
虞爾然文
致得情俗
儒始道黨
固至有因
此獄舜之
論不苦取
此正之猶
不致或相
百也

堯於平陽而山海經放勳之子為帝丹朱故劉知幾
疑舜既廢堯仍立其子俄又奪之而又謂任昉記朝
歌有獄基為禹曰虞舜之宮抑嘗訂之蓋其遜位之
竹書而謂讓國為虞語荒矣抑嘗訂之蓋其遜位之
後作遊於此此宵人所以得迹其近似而誣焉漢志
游成陽游都也蓋武王之牧宮漢祖之沛宮周禮所
謂國游者三齊畧云廣國南有堯山巡狩之所登者
項有堯祠豈何以龜之莊周之書極天下之謫者也
其所曰哉
其讓王之說至有堯不慈舜不孝等語而未嘗有篡
竊之一言使堯有之周肯不言哉韓非戰國之從橫
自賈者也其說疑曰姦人之事其君其諷一而語同

世主說其言而不之辯則姦人愈反而說之曰古之
明王非長幼弱也皆聚族偏土而求其利也因曰舜
偏堯禹偏舜而自顯其名也田成子宋子罕皆是物
也嗟乎以韓非之輩猶能破其說於處士橫議之時
而今之學士乃不能毆其惑於聖哲清明之代可謂
智乎因三思之是蓋魏晉之事而竹書又出於魏晉
之間則其當時逢君之臣為主分誦而附益之不言
而論爰復偵之燕之慕容盛晉之儉囊奸義者也嘗

稱商之太甲。而以伊尹事同夷羿。即敷之徒。雖能初

與之較。而終以屈聽。更譽其言之當。而今竹書果有

伊尹放太甲。太甲潛出殺伊尹之言。乃知逼於一時

雷同詭隨。謂白為黑者眾矣。韓非子之說甚明。蓋戰

國時已有此矣。竹紀年

云。仲王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王崩而立太甲。伊

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伊尹即位。太甲三年。太甲潛

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奭命復其父之田

宅。而中分之。夫太甲之事。見於尚書孟子。此為可信

故左氏曰。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茲足明矣。

杜預猶以竹書而疑伏生之昏。况知幾者。按書太

甲三年已復政。乃陳戒而作成。有一德。伊尹殺太甲

子沃丁。葬之。復命咎單訓尹事。作沃丁。伊陟相太戊。

亦云。先正保予。作我先王。又曰。格于皇天。爾尚明保

予。罔畀阿衡。專美有商。皆賢之辭也。夫以後王極

誦。休烈如此。何有如是之妄。說哉。此太宗皇帝所以

稱其特立。而謂疑

義之不可訓也。夫治古之事。曲引而說之。何不可

哉。知幾之妄。必請得以佐其說。而盡破之。毋俾世迷

得以引戈而議其後。伯禹曰。母若丹朱。朋淫於家用

珍。厥世。予槍若是。而史記亦曰。朱絕厥世。撫此附會

則知幾之說。牢矣。鄉使知幾援此自證。則將遂信之

乎。我無是也。夫珍世者。不繼世以有天下也。豈絕滅

云乎哉。方堯之遜位也。將遜之語。先聞於岳薦之前。而使嗣之誠。已見於側微之日。及其出也。然後女於畎畝。試以百爲如。慈親之育其子。含飴。褊葆。課小。以高。大。豈若。凶。殘。鬼。類。愒。日。玩。歲。處。高。據。勢。怙。寵。冒。權。而爲。偏。邪。舜之事官也。以之徽典。則必使其從。以之賓門。則必使其睦。逮其底績。然後致自太麓。格於文祖。若蒲輪而赴京。緩轡取程。自邇而之遠。非若輕狷少年。不召自至。衝尹突蹕。蹶坑墜壑。而後息也。雖然

犬豚鳧鴈之徒。智不足以知聖人。汚自昔然矣。

先聖垂教

不俾世疑堯舜之事。二典自備。顧學者自昧之。舜之聰明堯實聞之。及將使嗣位。時尚在側微。何有逼挾之事。且舜之未舉也。堯先以其事咨于四岳。四岳不受。然後舉舜。則是未得舜之時。堯已有異禪之意。足見堯心本不爲舜而異也。知此則知聖人已知天下後世之有妄學。而必存其始末。稍疑者。不以之垂世矣。而文忠公之跋。亦何足邪。謂俗本多作城陽。獨此

碑爲成陽。夫成陽與城陽。正自二所。成隸濟陰。乃古之成。昔成王封母弟於成。後遷於成之陽。遂曰成陽。

十道志引在傳衛師入郟。即成也。寰宇記并史而城記武王封季載于成之陽。漢于此置雷澤縣。而城

陽乃漢齊悼惠之子章所食之國。今之兗州是矣。不得為一也。趙明誠黃伯思洪丞相皆有說其云廷尉某。姓名磨滅。據漢廷尉仲定碑云。遷廷尉卿。託病乞歸。脩堯靈臺。黃屋三十餘。而靈臺碑言濟陰太守成陽令。各遣大掾輔仲君。則知為仲定矣。至言漢受濡期。則又以為不知何語。此蓋指言漢氏承秦之水運而已。夫君子耻一物之不知。而病聖賢之失世。而公以為久遠難明之事。不知不害為君子。君子博學而反約。今也畫。

論舜不出黃帝

道有所謂經。亦有所謂權。法有所謂正。亦有所謂義。經與正者常也。權與義尤不得而廢焉。舜之有天下。受之堯也。受之於堯。於是祖堯之祖。而不自致其祖。方其攝也。受終文祖。文祖者堯之太祖也。及其立也。則復格於文祖。皆不自致其祖。而祖堯之祖。以其受之堯也。權也。虞書曰。祖考來格。夫所謂考者。瞽目之叟。而祖者叟之父。非可易也。然則祖顓頊者。特推其

按書稱舜格于文祖。即受終于堯之祖也。稱禹受命於神宗。即

舜宗堯之廟也。其禘黃帝。其郊魯。即守堯之宗。以有虞子孫猶郊堯。而宗舜。以天下相傳。則有天下之大統焉。有虞氏受堯之天下。則宗堯。宗堯則禘郊。禘之祖宗。

位之所自傳者。祖之非祖也。其宗堯也。亦唯推本帝業之所從受。而取之以為配也。義也。帝於員丘。黃帝非虞氏在廟之帝也。顯頊是言之。顯頊豈虞氏之祖哉。顯頊傳之帝。學。學傳之。堯。是知堯亦祖顯頊矣。然則堯舜之所祖為傳位者。信也。降及夏后。天下為家。於是而始祖其祖矣。祖其祖。常也。故康成云。有虞氏尚德。其禘郊祖宗之人。配用有德而已。皆非虞氏之親也。自

計堯以前亦或有儀者矣。况國語曰。云禘郊祖宗與。報為五。則禮固有。行而不相。傳者。按舜郊魯。宗堯則禹固當郊堯。而宗舜矣。而乃以堯舜之祀。歸之舜之子。

夏而後。稍以其姓代之。郊。蘇是也。是鄭亦以舜為不出高陽矣。然云尚德。是不知權與義之說也。蘇軾亦云。受天下於人。必告其人之所從受者。虞祖顯頊而宗堯。則神宗當為堯。而文祖當為顯頊。帝。舜禹之受天下也。及堯舜之存。而受命於其祖宗矣。至有天下。從而宗祖之。謾以是知顯頊帝堯為虞氏。明堂禘郊之祖。而宗洎替。則祖宗於廟。蓋自幕以來。微在匹庶等。禮亦無得而豫。大祀祖宗於廟。禮亦宜之。此

孫固自郊
 餘焉何也
 曰此夏之
 未造也夫
 三聖以天
 下為公則
 皆承其紀
 三王之子
 孫以天下
 為家則各
 祖其祖舜
 之宗堯禹
 之宗舜一
 也舜之郊
 也亦一也
 光亦一也

記禮者所以唯識其禘郊之祖宗而遺其幕與瞽於
 其禮之盛者著之是經權之說也抑固攷之舜非顛
 頊之後有數驗史云自窮蟬以來微在庶人夫窮蟬
 既云帝子何得未幾微為匹庶一也男女辨性禮之
 大司而綴食之禮雖百世而婚媾不通舜既堯之五
 世從玄孫豈得御堯之女况以玄孫而尚高祖姑昭
 穆失當無是若者二也夫源流之最可攷者唯氏姓
 也故昔者帝王之姓各有所循非賜不改少昊青陽

其郊縣也
 則夏之末
 造也

高陽玄囂高辛之姓皆累世不易唯舜之姓非先王
 之姓三也且以所言舜為堯之從孫禹乃舜之從祖
 堯授天下於從孫舜受天下於從祖自其家人烏得
 謂之至公而能以天下予人哉顛頊之傳帝嚳何以
 不謂之傳賢不降之授帝扁何以不謂之巽位商周
 漢唐若此者亦眾矣胡得獨稱堯舜乎唯堯能以至
 公之天下授之異姓在下之鯀夫故得為傳賢之帝
 唯舜能以所受之天下傳之外姓有功之賢臣故得

稱巽位之君。四也。八元八愷。堯帝固多用之。然不云堯舉者。以其親也。至舜則非其親而能用。故於是美其能舉五也。舜苟堯親。非大相遠也。顧豈不知而必資夫嶽薦。然後舉之。歷試諸難。如此之艱。而後授之。若曰出于側微。則舜之德聞。非若顓頊之出若水。帝嘗之出江水。特出而授之。蓋堯以爲非所當授而授之。則天下必將駭其爲者。故必歷試使攝。及我存而俾之爲。政速夫。歿世而天下已安之矣。是以堯假舜

立而朝。不易位。國不更制。天下歆然。與鄉無以異者。此其必不然。六也。是皆經傳明證。顯驗可得信者。或曰。禪竈之言。陳水族也。故昔史趙謂陳爲顓頊之族。是則舜爲水帝後矣。曰不然。此假類之言也。不知陳之將作。而假類以驗之。爾舜土屬也。豈有近舍舜土而遠攀顓帝之水哉。且昔帝王之裔多矣。孰有與其所承之類。終同者邪。楚先火。正故火爲楚。然吳回之父其王木也。曷又舍祖而依宗哉。此皆賢哲有以知

按國語論
禪郊祖宗
皆以有功
于民而祀
之初不論
其世也

之宜不可以致世者。雖然隋之崔仲方亦嘗申史趙之說謂天時人事隨當滅。陳之既滅於隋矣。然陳之必毀隋之必興亦人事之必然者也。若曰楚隨火屬則自古以求水必克。火曷嘗有火克水。邪且陳承土隋火且猶生之。已酉土歲而顧反為殃乎。其不繇此明矣。必以是知子羔子所以有虞夏禘郊祖宗。或乃異代之間而孔子有召伯甘棠之答。不獨為子羔歟也。

金仁山曰。史稱黃帝之曾孫嚳。嚳之子。堯則堯黃帝之玄孫也。又稱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歷窮蟬敬。康白。翌。嶠。牛。以至瞽叟。以生舜。則舜黃帝八世孫也。堯舜俱於黃帝。則二女之妻。不亦以宗嬪姓。亂度無別已乎。然則舜果何出。考之於書曰。虞舜。曰。嬪于虞。是虞者有國之稱。按國語史伯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

以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植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侈皆爲王公侯伯。夫以虞慕竝契稷而爲言。則幕爲有功。始封之。君虞爲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也。

舜不幸以孝名

井原事

孝道之難言久矣。公西之養親若朋友。處曾參之養親若對嚴主。參之矜矜固不如損油油也。父兄不淑。孝悌乃章。竒有吉參有指而後孝之名始著。龍逢比干。忠著後世。桀紂惡也。伯夷后稷忠。曠當日。堯舜賢也。忠臣不顯。聖君之代。孝子豈聞。慈父之家。哉。舜之大孝。此舜帝之不幸也。韓忠獻言古者聖帝明王爲不少矣。而獨舜稱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

子孝。此事之常，不足道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如之何？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曰：列地以處之，疏爵以榮之，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諫而見聽，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言不用而難死，是妄死也；諫不聽而亡，是偽送也。故忠臣者，能盡善於君，不能與陷於禍，死事而立，忠不為全矣。是故大賢寡可，書之節，交龍見，易名之行，世不危亂，奇行不見，主不悖。

李卓吾曰：上古荒唐之事，皆是質拓耳目，況哉越於經傳者乎。亟存其說。

惑。忠節不立，父兄必慈良，則孝悌之名無所見矣。帝舜不幸，而以孝名後世，豈其所欲哉？自孟軻氏唱井廩之事，而列女傳首著烏工龍工之說，且以為警。史速舜飲，二女與藥浴，汪永往，終日不醉，而史記亦有匿空有出之語，故史通子非之謂。使如是，特左慈之為羊，劉根之入鑿者，豈拘姜厄陳之事，而柳粲且辯之謂聖人受命，必有天祐。高帝匿井，脫項羽之追，光武乘冰，免王郎之逐，或飛鳥，或詐言，人謀天算，世固

有其傳矣。抑嘗訊之。親之於子。既惡之。而無道殺之。可也。又何井廩完。沒之。迂哉。豈凶人之爲不善。亦猶有所愛歟。晉獻公之欲殺申生也。計誠決矣。然且數年而先戮其傳。則無道之心。雖父子間。有不得以直肆者。聖人之事。固可理攻。而不可以迹求也。夫堯之所以舉舜者。正以其父頑。母嚚。象傲。而獨能諧以孝。俛不格於姦。爾既不格姦。則瞽叟已底豫矣。叟既底豫。則井廩之事。何自而舉乎。凡此一皆未試用之前

也。逮其試用。則有二女百官而奉之。又復躬爲井廩之事乎哉。妻帝女。備百官。其貴勢亦大矣。象縱不仁。可得施其志乎。茲皆坦然可理曉者。抑何至遮遮如萬子之云哉。程氏訓井廩。謂孟子方明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而不暇井廩是非之辯。斯亦黨矣。夫軻固曰。奚爲不知。則是以爲有是事矣。雖然。匪軻志也。唯茲臣庶。汝其于予治。舜告臯陶語也。鬱陶乎思君。顏厚爾。忸怩。五子戒太康語也。而牽合之以爲舜象之言。

此漢人之蔽也。昔者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裴少期且譏之，以其全作夫羞亡國之辭也。言以春秋事殊乖越，然則規前彛後，代有之矣。奚獨於此而疑之哉。且渠乞伏，儒雅竝之元封。拒跋宇文，德音同乎正始。僞脩混沌，何代無有。不吊昊天，節南山也。不慈遺一老，俛守戎王。十月之交也。嬛嬛在疚，閔予小子也。而乃以爲譎孔之辭。哀公顧亦集詩言而譎之乎。故曰稱予一人，非名也。變仲言父，非字謚也。盡信書，不如無書信矣。

大麓說

孰謂說經之誤。其禍小哉。大麓之事。自孔安國以為
大錄萬機之政。而桓譚新論。以謂麓者。領錄天下之
事。然今之尚書然。蓋自漢以來。有是說矣。是以章帝
置太傅錄尚書事。而魏晉而下。權臣之將奪者。一以
命之。肇亂於此。嗟乎。六經之不明。漢儒害之也。唐虞
之際。內有百揆四嶽。外有州牧侯伯。執事之臣。無踰
於百揆矣。豈復有領錄之長職哉。錄尚書事自東漢
年融始。宋百官志

云成帝初王鳳錄尚書事章懷注肅宗紀云武帝初以張子孺領尚書事錄尚書事絲此始誤也西京無錄尚書止有領尚書平尚書事鳳止領尚書事爾夫所謂納於大麓者歷試諸難之謂而所謂烈風雷雨弗迷者是天有烈風雷雨而舜不迷爾陰陽之和則風柔而雨順今也風烈而雷且雨非大動威則陰陽之不和者也乃更以爲陰陽和風雨時邪聖人之立言無若是也云大錄萬機之

政故陰陽和諧烈風雷雨各以其應而不迷錯悖伏此孔鮒所記以爲孔子答宰我之言安國附會之非聖人意也夫以納麓爲領錄烈風爲陰陽和不迷爲不愆易春秋論語無此類也風之烈雷而雨豈得謂

按孔子曰耕漁陶販非事也而往爲之以救敗雖出雜言而實得聖人之意與大麓說可參

和且竊以太史公之記觀之謂不然矣其言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而王充亦謂堯使舜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地不噬逢烈風疾雨而行不迷惑其與劉子政烈女傳遜于林木入于大麓之言俱其實迹如是豈領錄云乎哉以大麓爲三公之位王充已非

之李文叔乃以子長爲不知經而蘓氏書解與古史皆論如子長先達多不能決駁九成云處之深林大澤之間凡學聖人若當自其難堪處觀之也按放大麓則大陸也故趙之臨城隆平鎮之大陸澤也一曰沃洲是爲廣阿澤漢

之鉅鹿廣阿縣。隨為大陸。即今邢之鉅鹿。密邇於趙。故鄭元注水經。引古書云。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乃致以昭華之玉。故鉅鹿縣取名焉。

澤在今鉅鹿縣西北五里地。即廣阿。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寰宇記在昭慶。一名大鹿。一曰鉅鹿。一名大麓。一名沃洲。隋國經云。大陸大鹿廣阿。一澤而異名。麓。鹿通用也。淮南子九藪。趙有鉅鹿。而爾雅皆存。大陸。呂春秋云。晉之大陸。繇趙之鉅鹿。則為二矣。統之則一也。十三州志云。鉅鹿。唐虞時大麓也。堯試舜百揆。納于大麓。麓者。林之也。堯亦使天下皆見之。故置諸侯。合辟臣。與百姓納之。大麓之野。然後以天下授之。明已禪之公也。大陸縣。今有堯臺。高與城等。乃堯禪舜之處。始皇二十五年。滅趙為鉅鹿郡。縣

即唐之昭慶矣。禹貢大河。北過泮水。至大陸。然今大陸與河遠不相沙。唐成書傳引地說。大河東北。泮過降水千里。至此謂絳。然鄭旨為下江。切謂即共縣之洪。容千里。空此謂絳。然鄭旨為下江。切謂即共縣之洪。鄆氏今柏人城之東北。有孤山者。世謂麓山。所謂巖

登山也。記者以為堯之納舜在是。十三州志云。上有

堯祠。俗呼宣務山。謂舜昔宣務焉。或曰虛無訛也。

記云。邢州堯山縣有宣務山。一曰虛無山。在西北。四里高。一千一百五十尺。城冢記云。堯登此山。東瞻其水。務訪賢人者也。灌嬰王喬所公。頰之。推與王助見之。以示魏收。收大驚嘆。及作在巖寺碑。用之。而之推遂以八廣韻音為權務。然務本音菴。故亦用旄。字林乃為。止付。止夫。二切。故王篇止音菴。菴瑣言載馬郁

贈韓定辭云。別後。唯恐山上望。羨君無語對王喬。蕪
子瞻愛之。不知為平聲矣。仙傳。王喬為相人。令於東
北。唯恐山得道。虞夏傳曰。堯推尊舜。屬諸侯。致天下
於大麓之野。應邵以謂麓者林之大也。故康成云。山
足曰麓。麓者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為壇
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
錄之。因地譬意。斯得其指。而孔說乃如彼。夫子長受
經於子國。顧豈不知。而故倍其師哉。蓋有以知其說
而當時之有見如此也。遺受書於安國嘗竊語之為其難。則

易斯至矣。堯之試舜。亦可謂多術哉。震雷虩虩。不喪
匕鬯。以烈風雷雨而行乎茂林。翦薄之中。孰不禽驚
脅怖。恐懼而失常者。而舜方此。泰然不迷。豈唯度越
尋常哉。亦天地鬼神之實相也。歷踐至此。天下無難
者矣。或曰。泰山之麓。禪代之所。易姓受代。故於此乎
告之。夫堯之觀舜也。試之者三年矣。於人民則五典
從。於朝廷則百揆序。於賓客則四門穆。夫然後納之
大麓。以觀夫天意之從。不既已烈風雷雨之弗迷。然

後授之而舜方此謙遜未遑受也。既未受禪。豈有先告代於泰山者乎。雖然其所以納之亦必有其禮矣。其不經柴寅告而遂納之未可也。惜乎其不傳爾。封則於其冢。禪則於其麓。封禪告代之禮也。納之之禮。蓋可知矣。抑又訊之舜之授禹亦有納麓烈風雷雨之事。然則堯舜之事。斷可識矣。蓋天下大器。王者大統。授受之際。得不歷試諸難而決之天哉。虞傳云。唯五祀興韶樂于大麓之野。十四祀。笙管變天大雷雨疾風為遜禹之事也。詩中。嗚呼。禪以天下。事有大於此者乎。周公遭謫。天

且動威以章周公之德。况舜禹之事邪。然則堯舜之所以納之大麓者。豈唯使之主祭哉。實亦薦之天。有所以薦之天者。抑以盡其命而已矣。命者。安。亂。禦。安。之。正。理也。論語二十篇。終之以不知命。而今之君子曰。孔不言命。夫。命。孔。子。之。所。與。也。曷。不。言。哉。與命與仁言仁。后稷之生。鳥翼羊腓。齊頃之誕。狸乳羶媪。后稷之事。詳見生民名之曰棄。其事明甚。齊惠之妾蕭桐子有身。賤不敢言。生頃公棄之野。狸乳之。羶覆之。故長名無。昆莫之棄。野鳥銜內。東明之擲。丞嘔馬嘓。是豈人

李卓吾曰
并大奸雄
亦納命字
丙有識

為之哉。昆莫生棄於野。烏銜肉飼之。山奴牧養。後王烏孫。棄離生。東明棄之。酒豕嘔之。棄之。既馬
嗑之後。王扶餘小白中鉤。棄疾散紐。俱本天命。漢高帝。唐太宗。夫豈項羽范增。建成元吉之所能謀邪。陳橋之歸。契丹自退。報退與受澶淵之後。絞車開發。中夜射是殺捷覽與淳風之不肯去武氏。肅宗之不能圖祿山。皆若有鬼神陰沮於其間者。肅宗嘗召祿山過東宮。傳醜將飲飛鸞落佗其中。自此不至。而况河圖洛輿。生民玄鳥之類。卓然見於詩書者多矣。焉可諱哉。奈何鉉槩之夫。諱言符命。遂使小人不

知天命。皆自謂智角立黨與相。濟以傾人之。家危人之朝者不勝。舉至有因夫一夢。識以証國而速墮者。其視大麓之事。為何如邪。然則符命之說。其可廢哉。彼以或者推言太過。流入讖諱。如孔熙睦孟先以速禍。王莽公孫述之。徒以篡竊。而隋煬帝唐太宗武帝之。流又因之以濫。殺於是歸罪三代受命之符。舉而廢去者。亦矯枉過真矣。不知聖人表嘗廢也。孔叢子。宰我問書云。紂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

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
試諸。難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清陽和。五星來
備。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
天也。此說與注疏合。意古相傳如此。今以大麓為
山。麓是堯納舜於荒陰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
命。何異於茅山道士之關法哉。

韶說

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及在齊而聞韶。則三月不
知肉味。抑不知韶簫之音。何如其和。而其為感之至
於斯邪。予既紀虞帝。觀唐書。見后夔之論樂。然後解
矣。宥曰。韶至矣乎。一代之治。至於樂而極矣。而韶者
又今古樂之獨隆者也。今夫黨巷之聲。有不可常理
詰。堯舜之事。固難於鄙見俗情測也。且書小藝也。能
草者不能為行。能隸者不能為真。真行既得。則或能

楊升菴曰
論書之家
從未精覈
到此柳公
以筆諫亦

今不能古。其或極真行。備今古矣。而胸中無千卷之
資。日用之忠恕之行。以涵養之。則筆下自然無千歲
之韻。故雖銀鈎蠶尾八法具備。特墨客之一長。爾求
其所謂落玉垂金。流奕清舉者。一點不可得也。此虞
帝崩韶之樂。所以俟孔子而後知。歟。夔之言曰。憂擊
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遜
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賡賡。簫韶九。成
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于有以見

其音之能合天。而幽明飛走。無一物之失其情也。而
大之間。理固有是。而宋子京乃以為推美舜德而後
言之。謂鳳未始來。獸未始感。且樂作之。朝廷郊廟朝
有宮室之嚴。廟有垣墉之護。郊有營衛之禁。百獸何
自而至。使自山林。林林戢戢。而參乎百工之間。何其
怪耶。又如祖考來格。則見其上世闔然坐堂上乎。吁
茲亦挾兩厓之見度聖人矣。夫孝弟之至者。通神明
而仁聲之感入人也。深故一極其和。則天地為之格

鬼神爲之。感而况於百物之顯者乎。聲律氣臭。先王之所以通物類。而交神明者也。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於是有蕭鬻以達其氣化之。而弗至。喻之而弗及。於是有鐘鼓以達其聲。至其肱鬯潛通。冲虛軼軌。而于于惇惇。交接乎其左右。氤氲妙絹。幽遠畢而鳥獸百物。亦且咸得其樂。是故九變八變。而天神地示。舉爲降出。幽明之理。默然相契。若祝而雞集。呼而虵至。有不可以言語詰者。蓋樂也者。通倫類之鑰。而置

神。明之。韜也。周禮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示。出九
難格。此何語耶。或曰。六水數。八木數。水者物之始。而
木成乎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故天用六而地用八。
宗廟以九。所以法天之終數。斯亦妄矣。天下之物。孰
不咸于地哉。且六變所致之物。以羽物配川澤。羸物
配山林。鱗物配丘陵。毛物配墳衍。介物配土祗。與大
司徒土地所宜之物。皆不同焉。又何邪。聖人之於禮
樂也。唯致其至而已。樂作於此。物應於彼。雖聖人亦
安能必限其至。然一變二變之時。哉。唯致其至。斯有
以知其必降。而必出。蓋所謂降出者。非必如是。而有
時乎。如是爾。詩云。先祖是聽。而禮齋三日。必見其所
為齋者。又豈若釋氏之徒。以或見。昔者秦漢垂情祠
祀。數著光怪。悉漢前朝。陳寶一祠。高文武宣之代。百

三十有一。見初元以後。亦二十至。此則陽氣舊祠。劉
更生之所列者。高帝時五來。文帝二十六。比武帝之
武帝七十五。宣帝二十五。爲樂。采詩夜誦。文必爾雅。而猶聞者興起。用事甘泉
僮聲一奏。而神光集壇。師曠之作清角。一奏輒有玄
鶴二八棲門之危。再奏而列。三奏於是延脰長鳴。舒
翮迅舞。杜鴻漸罷蜀。副帥月夜率燕錦谷郵亭奏錫
鼓數曲。四山後鳥皆翔飛。忻鳴。又於別野登閣奏之。
羣羊與犬。忽皆躑躅變旋。如其疾徐高下之節。此則

自然之聲。有以感召。非必牽挽而後獲其應也。且鈞
奏鶴舞。歷代亦已多矣。宣帝世宗廟告。白鶴集庭。孝
昭寢祠。雁五色集西河廟。赤鶴下燭起房。廣川廟。殿
鐘聲光明。夜徧。厥類非一。皇甫政之爲越。泛月鏡湖。
有吹笛者。俄而細浪旋湧。二龍輔舟如聽。夏仲御之
刺水也。折旋中流。爲鯢鯨之躍。附鯨之引。而風濤震
駛。雲霧宵冥。白魚之躍。舩者八九。遽土作曲。扣舷引
轉。而大風應至。舍水激空。雲雨響集。遠其集氣長嘯。

則煙塵頓起。益樂自內作。苟一氣之英。合乎其內。而中聲之和。駿發其外。則空穴為之來。風丘岑為之出。雨草木魚鼈翹搖成若亦自然之理也。變四時暖北方。固有不得而不然者。魚出聽。馬仰秣。顧常人有能之。而况聖人御天。賢者攷樂。熙孝治以媿仁聲。則其致神響之格。飛走之感。理宜然者。且鳥獸之喜聲。性與人同。而鬼神之情。亦樂音也。樂五教反而况笙管有鳥之聲。鐘鼓祝嘏有獸之音。苟得其中。則頑空。踞實之

等。鶩鶩乎四海之內。而率舞乎椒薄之間矣。亦冥必。編躔虞氏之庭。而易止盤辟。變之目前邪。火木相感。而然。金水相際。而流。孰匪自然。如必一為之說。則事有不得而然者。故孔子曰。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且猶應之。况百獸乎。李後主演樂記曰。鳥歌。嬰其類聚。情發于散。而流于音。則感動之理。迨于鳥獸。而况於人乎。夫以人而不知夫樂是同。為人具質。而無心者也。豈足言哉。方鳴漸之作樂。于利州望喜驛。見獲鳥之感。乃大嘆曰。若其于此。稍致其功。猶能及此。况聖人御天。而賢者攷樂乎。王克云。鳥獸好怨聲。其耳與人同。何為而不樂。然以率舞為可信。而風雨

卷之五 四十五

出史
發推
四一六
瘖病為虛言。謂樂能亂陰陽。則必能調陰陽。如是則王者奚必脩身正行。唯鼓陰陽之曲。則和氣自至。太平自立矣。彼蓋以為一物一事。即可以致其和。夫亦豈知道德仁義。收教為大樂之本也。大抵溺於人者。不可與言天。狃於俗者。不是以知聖。夏王懋德。山川鬼神。以莫不寧。而鳥獸魚鼈。亦復咸若。周王在囿。麇鹿攸伏。王在靈沼。於魚躍。而說者亦以為是夸美之辭。是則先聖仁人。莫非誑矣。聞易水之歌者。至於怒髮衝冠。聆房陵之謳者。至於流涕沾水。則逸群后。諧庶尹。非汎辭矣。劉琨清嘯。而羣胡為之長

嘆罷園。劉疇吹笳。而羣胡為之倚泣。郤去。則格有節。馴虞賓。非溢語矣。棠梨之花。羯鼓而綻。美人之草。度曲而舞。而況有情之鳥獸乎。唐之園陵。王晨衣舉。漢之祠室。房戶夜開。而況流光之祖考乎。宮樂一奏。而黃鶻下籟。中呂一叶。而黃鶯繞林。然則鳳之雉。又何足異邪。雖然是特類之相召。鳥足上窮虞帝之妙哉。若夫南風報德之絃。其所以阜財而解愠者。雖目窮乎所欲逐。耳窮乎所欲聞。有不可得而及矣。且時

聞之子之如齊也。遇童子郭門之外。挈壺而俱。其視精。其行端。子謂御者趣驅之。曰。韶樂作矣。比至。果聞韶焉。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自正也。又以正人不圖爲樂之。至於斯。茲其所以悠然不覺。發也。嗚呼。卒爵而樂闋。孔子屢嘆之。寢夢而見周公。學琴而見文王。神交氣合。千載一日。其聞韶也。其身固已揖遜乎虞氏之庭。際九官之肅穆。而評合止之宜矣。此所以一爲感悅于至。彌時猶口爽

也。憫然忘味。夫又烏知耳目口鼻之在我。而聲色臭味之在彼哉。噉醯而口爽。嚼梅而齒齟。固有兼旬不能飯者。而未嘗知梅與醯者。猶莫展也。傳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以三月之字爲音。豈達聖人之口耳哉。

夫知審者言有所不慙而非矜喜得其君者智無隱
 而必期有以自效蓋士君子之生世必期有以自見
 肯與區區草木同災而共盡哉方虞帝之命九官也
 八官皆遜而夔獨無所遜且復昌言于帝前曰於予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於讀如鳥及益稷之論功也則又贊
 夫韶曰夔擊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蓋前之語夔之喜
 得其君而所以自期者後之語則夔之所以叙其樂

夔論

鍾伯敬曰
 凡古言中
 無端之複
 文疊句重

見解出時
宜以如是
之想研究
翻空。

之。成。果。如。其。所。期。者。有。以。見。其。收。功。必。效。而。無。言。之
不。酬。也。夫。以。舜。之。樂。得。夫。夔。而。益。和。夔。之。道。遭。夫。舜
而。益。章。此。夔。之。所。以。屢。道。其。功。而。不。遜。者。誠。所。不。慚
故。也。昔。在。先。朝。李。焯。欲。下。其。律。乃。自。言。曰。異。日。聽。吾
樂。當。令。人。物。舒。長。夫。以。焯。之。為。樂。而。自。許。已。如。此。則
夔。之。樂。為。可。知。矣。李焯鍾見長編嘉祐元年八月以。仁。聖。之。君。而。得
夫。夔。臣。以。孝。悌。之。治。而。媿。之。仁。聲。則。其。崇。德。象。成。參
偕。造。化。與。天。地。八。荒。之。氣。相。流。通。而。無。間。不。為。難。者

諸理齊曰
讀書無見
識到會悟
不通處輒
以脫簡寬
之割裂風
盜其為自
妄不小。

此。夔。之。所。以。自。嘉。其。遇。遇。許。其。君。而。不。疑。也。劉。諱。王
蘓。林。梅。胡。李。乃。以。前。語。十。字。為。益。稷。篇。之。脫。簡。複。出
亦。何。妄。削。聖。人。之。經。也。邪。大。抵。學。者。患。在。矜。管。蠹。而
不。識。聖。賢。之。事。業。眾。之。所。難。以。聖。人。處。之。為。甚。易。聖
之。所。就。以。眾。人。觀。之。為。甚。疑。遺。屨。失。著。之。徒。天。亦。豈
知。聖。人。之。語。凡。出。自。然。而。非。以。游。言。赫。也。子。曰。我。戰
則。克。祭。則。受。福。如。有。用。戒。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繇
學。者。億。之。為。果。然。邪。以。小。人。腹。度。君。子。心。不。既。指。以

夸謙之辭。哉。明乎此。則知夔之所以自期爲自信矣。嗟夫。夔。龍。稷。契。等人也。始帝命夔以典樂。教胄子。蓋是以典樂之官兼教事者。其賢爲可知矣。而記禮者乃以爲夔不達禮。其知言歟。方帝之命。夷。秩。宗。典。三禮也。夷。巽。之。夔。則夔固非不達禮也。唯其禮樂兼備。特在當時。知樂優於禮。爾。教。國。胄。子。直。寬。剛。簡。不。達。於。禮。者。能。之。乎。唯。直。唯。寬。唯。剛。唯。簡。則。知。教。之。所。繇。興。矣。而。溫。而。栗。無。戲。無。傲。則。又。知。教。之。所。繇。廢。而。師。

道亦裕矣。孰謂夔其窮歟。且昔重黎之舉夔爲樂正也。重黎欲益求人。以佐帝。帝曰。樂者。天地之精。得失之節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一而足矣。故荀子曰。知樂者衆矣。而夔獨傳一也。豈爲不達禮哉。嗚嘻。人之好樂也。甚矣。其不可奪也。先王之時。以樂合天下之情。是故。必。命。大。賢。深。窮。情。致。而。後。聞。者。日。興。起。末。世。之。君。視。爲。一。枝。畢。附。庸。瞽。啁。噉。噴。唯。以。取。聒。是。以。無。益。於。智。又。何。有。於。物。類。之。感。而。啓。人。之。信。喜。哉。人。之。

化感尤在觀聽樂缺至此此釋之徒所以得竊其鼓
舞之權取西俗戎蠻之樂而附之悲悲不忍之聲以
感動夫人之良能者而人樂之死復之家禮律所禁
則父此其饒鉢八音者而易其爲樂之名度以鄙猥
辛酸之語而叶之曲破以施之服舍之側於是乃有
俵俵辟經而品校精否者果何爲耶情實之相變理
固至是故予嘗謂洒其金碧則釋者萎制其饒鉢則
釋者寂矣於是引而歸之先王之聲教以動化於天

下則移風易俗吾知其不難矣又何俟於異世之夢

邪

丁卯部風是命音味其不職矣。又問對於異世之難
 虞帝之未嗣也。職為司徒。故其後有司徒氏。司徒之
 轉。又為申屠勝徒申都之氏。按漢功臣侯表。張良以
 廐將從起下邳。以韓申都下韓。楚漢春秋。則作信都
 信申古同音也。然在史記作韓申徒。而良傳復作韓
 司徒一也。云。項梁使良求韓成王為韓。蓋申徒勝徒
 王。以張良為韓司徒云云。

申都

虞帝之未嗣也。職為司徒。故其後有司徒氏。司徒之
 轉。又為申屠勝徒申都之氏。按漢功臣侯表。張良以
 廐將從起下邳。以韓申都下韓。楚漢春秋。則作信都
 信申古同音也。然在史記作韓申徒。而良傳復作韓
 司徒一也。云。項梁使良求韓成王為韓。蓋申徒勝徒
 王。以張良為韓司徒云云。

而不得其證。不知王符言之詳矣。潛夫論志氏姓篇云。沛公之起。良生屬焉。沛公使韓信畧定韓地。立橫陽君成爲韓王。而拜良爲信都。又曰信都者。司徒也。或曰司徒。或爲勝徒。然其本共一司徒也。後作傳者不知信都何因。妄生事意。以爲是乃代王爲信都也。由此觀之。則知當時已自疑誤。然申都之爲司徒固也。類稿不知乎此。直以韓申都爲韓王信。劉知幾直又以爲韓名信都。謂子長繆去都而留信。疎妄又甚。

辨宰舜冢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即春秋之諸浮冀州之地。遷於負夏。衛地。卒於

鳴條。東夷之人也。在河中府安邑。或云陳留平丘有

時三腹在之陶。鳴條義不得在陳留。又安邑有昆吾亭。顯其非是也。諸馮負夏鳴條。皆

在河南北。故葬于紀。所謂紀市也。詳紀中。紀在河中府皮氏。今帝

墓在安邑。而安邑有鳴條陌。其去紀才兩舍。帝記言

河中又舜冢。信矣。亦見廣川家學。而竹書郡國志等。皆言帝

葬蒼梧。則自漢失之。禮記是。至鄭康成。遂以鳴條爲南

夷之地。不已踈乎。孟子言諸馮負夏鳴條。伊訓言亳。鳴條三股皆衛晉之地。豈得越在

南夷哉。故實華云。舜卒鳴條。去所都蒲阪七千里。無緣。英于蒼梧四千里外。而司馬改異。乃為蒼梧。為在中國。非必江南。然無明文。且謂江南。柳又踈矣。夫蒼梧自非五服人。風。嫫。劃

地。飛。高。瘴。在。虞。夏。乃。無。人。之。境。豈。巡。狩。之。所。至。邪。方

堯老舜攝也。於是乎有巡狩之事。今舜既已耄期勸

劇。形神告勞。釋負而附禹。則巡狩之事。禹為之矣。豈

復躬巡狩於要荒之外也哉。是以劉知幾之徒。得以

撫厲王流。楚帝遷柳。及夏桀趙嘉之事。而疑舜禹

之明德。必嘗攻之。象封有鼻。今道州。故墓在於始興。明

錄云。始興有鼻天子冢。鼻天子城。即南康語。南康縣。鼻天子城者。亦見虞賓錄。蓋地後貫南康。昔人不明

為何人。乃義均封於商。故女英之冢在商。事見劉禹

象冢也。記等世紀云。舜三妃。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女其餘

英。蓋隨子均徙于封所而死。葬焉。有說別見。其餘

支庶。或封巴陵。或食上虞。采西城邑池陽。與夫懷戎

衡山。長沙。無錫。故其墓或在江華。或在巴陵上虞。荆湖

之浙。虞帝之迹。徧所在有。風土記上虞有舜冢。郡國志云。上虞東有姚丘。舜葬之所。東又有谷林云。舜生之地。復有歷山云。舜耕于此。而嘉禾降之。又越之餘姚。餘姚山記以為舜父所封。而風土記乃云。舜支庶

各史

各史

各史

之所封。又會稽山有虞舜巡狩墓臺。臺下有望陵祠。云
民思之而立。風土記云：舜東夷之人，生於姚丘。姚水
之南，損石之東。今姚丘山在餘姚，西六十里。上虞縣之
東，本作桃丘。又始寧界有舜所耕田，始寧乃故上虞
之南鄉也。今有足亭，虞濱皆在小江裏，去縣五十
對小江，江岸臨江山，上有立石，謂之損石，俗呼為公
嶺。又餘姚有漁浦湖，輿地畧宇記：以為舜漁于此，沈
稷謂湖今在上虞，而今冷道乃有舜廟，徐儉碑謂是
舜之所都，而管浦南亦記有舜巡宿處，而道州學西
有虞帝廟，營其室蓋不勝紀。如營道廟，舊在太陽溪
溪，今不知處。漢以來廟九，疑山下至唐不存。元結建
之，州西置廟戶，刻表材并狀。僖宗時，士胡曾權延唐
始復之。九疑國初王繼勳奉詔脩禹為天下，帝之諸
歲，春秋降祠版，蓋中其後祠之。

子分適他國。其之巴陵者，登址氏蓋從之，故其墓在
於巴陵。黃陵也。登址氏帝之三妃，不得皆後於帝。死

育既葬於陳倉，則其先死矣。育，即娥皇。漢志：陳倉，既

黃英各自有墓，則黃陵為登址之墓審矣。世以相陰

妃墓而臨桂縣城，北十餘里，有雙女冢，高十餘丈。周

二里，亦云二妃之葬，俱繆。今江華太平鄉有舜寺，湘

陰有大小哀州，圖經以為二唯登址氏從徙巴陵，則

其二女理應在焉。故得為湘之神，而其光炤於百里

是皆可得而攷者。胡自氛氛而爭為堯之二女乎？舜

二女一曰霄明，一曰燭光。雖然，虞帝之墳在在有之。

登址氏之所生，有辨別見。雖然，虞帝之墳在在有之。

按九疑峯
在道州管
道縣九疑
相。似。難。辨
故曰九疑

何邪。海內南經。蒼梧山。帝舜葬其陽。大荒南經。帝舜葬。岳山。又海內北經。有帝舜臺之類。有陵。墓。說見。蓋。古。聖。王。久。於。其。德。恩。霑。於。俾。隅。澤。及。於。牛。馬。赴格。之。日。殊。方。異。域。無。不。為。位。而。墳。土。以。致。其。哀。敬。而承。其。奉。是。以。非。一。所。也。顏。魯。堯。湯。之。墓。傳。皆。數。出。漢遠。郡。國。皆。越。國。廟。亦。若。是。也。是。則。九。疑。之。陵。或。第。象之。國。所。封。崇。爾。漢。惠。帝。元。年。令。郡。國。諸。侯。王。立。高。廟。今。山。陽。縣。西。四。十。五。高。廟。也。至。元。成。時。那。國。祖。宗。園。廟。百。六。十。七。所。自。高。祖。立。障。皇。考。不各。居。陵。旁。立。廟。并。京。百。七。十。六。園。中。各。有。寢。便。殿。不然。商。均。寔。也。大。荒。南。經。云。赤。水。之。東。蒼。梧。之。野。舜。子

叔均之所葬也。而九疑山記亦謂商均寔其陰。豈非

商均從此因葬之後世遂以為虞帝之墳邪。山海經。古書也。

第首尾多斷決。後世不攻。按海內朝鮮記云。南方蒼梧之泉。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此世所憑信者。蓋後人所增長。沙零陵名出秦漢。非古明矣。嘗又訊之大傳符子

之書。虞帝遜禹於洞庭。張樂成於洞庭之野。於是望

韶石而九奏。則帝蓋嘗履洞庭而樂韶石。亦既遜位

而歸國矣。遜。禹。後。十。八。載。乃。崩。九。山。皆。石。峻。聳。特。立。亦。謂。之。韶。石。故集僊錄言

帝得脩身之道。治國之要。瞑目端坐。冉冉乘空而至

按九疑曰 朱明曰 城曰石樓 曰娥皇曰 舜源曰女 英曰蕭招 曰桂林曰 許林其朱 明一曰丹 朱桂林一 曰華蓋梓 林一曰巴 林其娥皇 有一妃廟

南方之國八十龍之門。泛昭回之河。其中有九疑山焉。歷數既往。歸理茲山。是則九疑之游。特夢想之所。屈者。是以蔡雖九疑碑辭乃云。解體而升。而胡曾九疑碑圖。且謂今無復墓。然則蒼梧之藏。不其語而已矣。真源賦云。因南狩走馬逐鹿。河中。之隴焉。可誣也。同飛蒼梧。莫知所去。蓋誕。世遠論畧。而諸生若信蒼梧之言。為出於經。而予之言。亦難乎為信也。李白云。重瞳孤墳。竟何是。則虞帝之家。不謂自昔以為恨也。王克謂舜禹皆以冷水死。奕于外。按是時。水平已久。

女英有舜 墓

柳琛聞劉知幾之說。當矣。然謂舜因天下無事。肆觀南巡。零陵桂林。不期奄化。而因葬之。至比始皇孝武章帝之崩。載歸路寢。而後成禮。又大妄矣。書云。陟方乃死。說者以陟方為巡狩。孔氏謂升道南方以死。韓愈非其說。曰。地傾東南。南巡。巡非陟也。陟者升也。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蕪軾亦謂陟方猶升遐。乃死。為章句後學誤。以為經文。書云。商禮陟配天。唯新陟王。故汲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然則在位五十載。陟者。為紀帝之沒明矣。蕪謂陟方猶升遐。誤。解者又何必區區以非五服矣。蓋未見紀年爾。

之地。巡狩所不至言哉。傳又謂伐苗民而崩于蒼梧。伐苗乃禹也。穎達云時苗民
已竄。韓非曰。商周七百餘歲。虞夏千餘歲。而不能定
三危。儒墨之真。今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
 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愚也。非能必而據之。誣也。
 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即誣也。予既考定有
 虞。若三妃有鼻諸孤之墓。一旦明白。歷歷可知如此。
 抑不知予之患誣邪。韓子之患誣邪。

元次山九疑山圖記云。九疑山方二千餘里。四州

各近一隅。世稱九峯相似。望而疑之。謂之九疑。亦
 云舜望九峯。疑禹而悲。從臣九作九悲之歌。因為
 之疑。九峯殊極高大。遠望皆可見也。彼如嵩峯之
 峻峙。衡岱之方廣。在九峯之下。磊磊然如布基石。
 可以百數。中峯之下。水無魚鼈。林無鳥獸。時聞如
 蟬龜之類。聽之亦無。往往見大谷長川。平田深澗。
 松杉百圍。榕栝竝之。青莎白沙。洞穴丹崖。寒泉飛
 流。異竹雜花。迴映之處。似葦人家。實有九水出于

山中四水南流。灌於南海。五水合注。合為洞庭。若
 度其高卑。比洞庭南海之岸。直上可二三百里。不
 知海內之山。如九疑者。則幾焉哉。

